



告别挣扎的人生

【明慧网】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人，一九九五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得法前，我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从生下来起，身体就不好。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为什么。我浑身无力、抵抗力差，似乎随时都会晕倒。外面流行什么病，我都没有拉下。我的父母抱着我东奔西跑，到处求医。医生们除了开些营养药、建议多吸些新鲜空气和更换饮食外，他们对我无能为力。有一次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我那信奉上帝的父亲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跑到教堂，祈求上帝的帮助。他向上帝发誓：如能让我活下来，他将把一个月的工资奉献出来。我脱离了危险，我父亲按誓约把月工资交给了教堂。

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我身体仍然很虚弱。不用打针吃药的日子很少。尽管我注意体育锻炼、吃营养药片、看医生、不吸烟和不喝酒，但是我还是在二十六岁时肌肉萎缩。我不能自如地控制身体活动。医生怀疑是癫痫病，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你心脏有毛病，你今后要每天打针服药。”

更不幸的是在我三十六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却扩散到全身。我开始了化疗。我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是给我些镇痛剂。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

医院不能救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和医疗气功以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另一个症状却又出现了。就这样循环往返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

一九九五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炼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如今，四十九岁的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再不用吃药，不用看心理医生，更无需采用什么体育锻炼了。能够体验到身体无病的感受，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我知道，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只是修炼大法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其修炼的开始就能得到身体的净化。

我明白，修正法可以使真正修炼的人得度。大法不仅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还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大法不仅给了我新生，还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大法教会了我提高心性是关键，给我提供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和功成圆满的机会。◇

法轮功加拿大游行 三次获总统



Hyack 节游行，并获得总统奖。这是法轮功队伍第三次获得该节日游行的最高奖。◇

【明慧网】五月二十六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卑诗省新西敏市的国际

临沂真言

第 37 期

2007 年 6 月 7 日

CIPFG 在澳公告 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同时发生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 CIPFG）的澳洲分团在堪培拉国会山庄前发布联合声明：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并向中共政权提出三点严正要求：

1. 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2. 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如高智晟、力虹等）的迫害。
3. 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

如果中共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前仍未对 CIPFG 的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该机构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来共同抵制中共举办二零零八年奥运会。

该项联合声明是由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前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联合 CIPFG 成员包括澳国会参议员安德鲁·巴特莱、前人权专员奥兹多维斯基博士、前联合关注社会公平中心董事普雷斯顿博士、爱门莱斯中心国立公民委员会等共同做出的，是基于中共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从未做任何正面回应而做出的。

CIPFG 澳洲分团的代表 Kristine Cheney 女士在国会山庄前自由中国集会上宣读了该项联合声明。



退党、团、队方法

(退出中共党、团、队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dsc01@epochtimes.com
- *进入动态网再连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 *可用笔名、化名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

曝光

蒙阴公安六一零王伟等恶警对薛玉军一家人的迫害

【明慧网】蒙阴县薛玉军的妻子自述所受的迫害：2004 年 2 月 25 日（阴历二月初六）晚上 7 点 20 分左右，我和丈夫薛玉军（现已被非法劳教）和另一大法弟子吕振在我家被 610 打手王伟等一伙强行绑架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当时他们留下十来个人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衣服扔得满屋、满院里到处都是，屋内的顶棚也被捣开，院墙也被推倒，还留下十多人在我家里蹲坑，意图抓捕他们认为会来我家的其他大法学员。我们家里仅有的 450 元卖花生饼赚的活命钱也被他们翻去，村干部苦苦哀求把钱留给两个孩子买饭吃，他们都不答应。

那时正值农历二月初，春寒料峭，又正值冷空气侵袭，他们把盖在孩子身上的被子拿走盖在自己身上，只给孩子剩了一床贴身的小薄被，冻得孩子一晚上也没睡着觉。从未离开过父母半步的儿子一哭，他们就吓唬他，吓得孩子又冷又怕又想爸妈还不敢吱一声。儿子连惊带吓、再加上挨冻，患上了重感冒，打了好几天针才退烧。他们丧尽天良的恶行，比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的劣迹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被绑架到县 610 洗脑班后，受尽了折磨。他们问我都跟谁联系，我不说他们就狠命的打我。他们强迫没穿毛衣毛裤的我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并伸直腿。我不服从，他们就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他们问我同修的名字，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打我耳光。问一句不说就连续打，左右开弓的打。打我最凶狠的就是恶警王伟。他起先用手打我的脸，手打痛了便用穿着牛皮鞋的脚猛踢我的头，踹我的腿，踩住我的脚狠命的碾，打累了再换个打手轮番打我。其中一个打了我的脸后却痛得甩着手直叫唤。就这样他们还不肯罢休的折腾我，不让我睡觉。

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冻得浑身直哆嗦。他们穿着棉大衣裹着被子都冷，而我连毛衣毛裤都没穿，还遭他们一阵毒打。就这样，我在地上坐了整整一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

我在 610 洗脑班呆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恶警三番五次的来拷问我，每次都让我坐在地上连骂带打加恐吓、威胁；而 610 的人也常常以伪善的面孔来“诱导”我，可谓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在我家人托关系找

人并送给他们 6000 元钱，他们才放了我。

我家人用钱把我赎出来的当天，他们就把我丈夫薛玉军秘密送往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没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程序，而且也未通知任何家人，连我这个做妻子的当时也被蒙在鼓里。

回家后，孩子吵闹着要爸爸，日子很艰难。后来家人到淄博王村劳教所看望薛玉军，得知他在“学习”。家人问他学什么，他回答说学习出卖人、打骂人，

说只要敢打人骂人就能减期。家人回来后讲给邻人听时，邻人们直摇头叹息，无不愤慨道：“这是什么世道啊？！”修炼法轮功前薛玉军本来沾染了那么多的坏习气，就是学了法轮大法才变好的。现在竟要把他从好人再变成坏人、恶人，真是叫人难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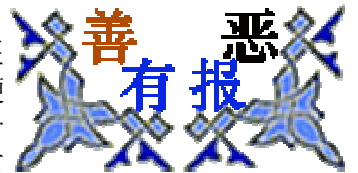


山东省蒙阴县跟随恶党迫害大法的恶人遭报死亡

李在友，蒙阴一中三分校教师，老家是蒙阴镇八达峪村。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发生后，紧随江某某邪恶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写污蔑大法，污蔑大法师父的材料，组织学生签字等，后遭恶报，突患怪病，住院治疗。

经北京协和医院医疗专家确诊为肌炎和硬皮症。据说患这种疾病者为数很少，由济南，北京各大医院医学专家会诊进行治疗。通过大量化学医疗，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而死亡。花去医疗费二十多万元，发病不到一年便赴黄泉，死时刚四十出头。

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者引以为戒，赶紧悬崖勒马，做出三退（退出邪党：党、团、队），在天灭中共时可保命。



经济搞上去，道德就会回升吗？

【明慧网】大陆百姓在生活中感觉很明显的社会问题就是道德的下滑，可是呢，很多人都把这归于贫穷，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大家生活提高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1. 道德高尚与贫富没有绝对关系，历史上许多高尚的人都是清贫的，而富贵人家中有不少干败德之事、招致祸患的。

2. 道德严重下滑这些年，正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见，经济不会带来道德的回升。

3. 人们把社会道德不好归咎于小偷小摸，以为生活提高了，没有了小偷小摸，社会道德就好了。其实，小偷小摸只是社会道德不好的一小部份，真正干大坏事的那些贪官污吏们，窃国大盗们，为非作歹之徒，他们是富人

而不是穷人。让他们堕落的原因正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

4. 在大陆，人们觉得讲道德讲诚信就发不了财。为了挣钱，人们无恶不做。“发展是硬道理”，全民向钱看，本身就是以道德为代价的。

5. 人的欲望是没有底的，没有来自对神的信仰的道德约束的经济发展，就是物欲的大横流。越发展，道德只能越下滑。

6. 法轮功的“真、善、忍”是从内心去改变人，去做好人，不用法律或者外界的监督来约束。这才是“硬道理”。中共社会解决不了的社会道德危机，比如贪污腐败，包二奶的性泛滥，不讲诚信等等，在修炼人来说，杜绝这些败坏行为是最基本要求，是自我修炼提高的自然过程。◇